

“牧护歌”漫谈

周裕锴

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三十载有《苏溪和尚牧护歌》，其歌词全文如下：

听说衲僧牧护，任运逍遥无住。一条百衲瓶盂，便是生涯调度。为求至理参寻，不惮寒暑辛苦。还曾四海周游，山水风云满肚。内除戒律精严，不学威仪行步。三乘笑我无能，我笑三乘谩做。智人权立阶梯，大道本无迷悟。达者不假修治，不在能言能语。披麻目视云霄，遮幕王侯不顾。道人本体如然，不是知佛去处。生也犹如着衫，死也还同脱袴。生也无喜无忧，八风岂能惊怖。外相犹似痴人，肚里非常峭措。活计虽无一钱，敢与君王斗富。愚人摆手憎嫌，智者点头相许。那知傀儡牵抽，歌舞尽由行主。一言为报诸人，打破画瓶归去。

《牧护歌》是一首六言古诗，共三十四句，十七韵，押仄声韵。歌词描写禅僧自由自在、云游四方的生活，嘲笑戒律教乘的束缚，鄙视帝君王侯的富贵，盛赞任运逍遥、顺应本性的修行态度。《牧护歌》作者苏溪和尚是唐代的禅僧，属洪州宗，为南岳下三世。其法系为：南岳怀让→马祖道一→五洩灵默→苏溪和尚。苏溪和尚的传记资料甚少，法名已不可考，苏溪应当是他住持的地方，在四川绵州昌隆，属今绵阳市。他的籍贯也无明确记载，据黄庭坚说是蜀嘉州人，即今四川乐山市。其生活的年代大约与刘禹锡、白居易同时，属中唐晚期。

唐代的六言诗主要为六言四句的绝句和六言八句的律诗。而《牧护歌》这种体制的六言诗极为罕见，据笔者所见，今存唐诗中仅此一例。所以早在北宋，人们对其得名来源已不甚了了。

最早谈及《牧护歌》来源的是北宋诗人黄庭坚。绍圣、元符年间，黄庭坚先后在巴蜀地区生活了六年。绍圣二年(1095)贬涪州别驾，黔州安置，其地在今重庆彭水县。元符元年(1098)徙戎州安置，其地在今四川宜宾市。在此期间，黄氏两次亲耳听到民间赛神唱《牧护歌》，并对此作了田野调查。

第一次是绍圣年间，在黔州。《山谷集》卷二十五《题牧护歌后》记录了这次调查和推测：

向尝问南方衲子云：“《牧护歌》是何等语？”皆不能说。后闻刘梦得作夔州刺史时，乐府有《牧护歌》，似是赛神曲，然不可解。及在黔中，闻赛神者夜歌，乃云：“听说侬家牧护。”末云：“奠酒烧钱归去。”虽长短不同，要皆自序致五方之语。乃知苏溪嘉州人，故作此歌，学巴人曲。犹石头学魏伯阳作《参同契》也。

据黄庭坚所说，昔日他问南方的禅师，都不知道“牧护”的意思。后来听说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，作有乐府《牧护歌》，但也知道意思。直到自己在黔州亲自听到赛神者唱“听说侬家牧护”，才明白苏溪和尚的《牧护歌》是仿效巴人曲。这段文字所言刘禹锡作《牧护歌》事，不见于今本刘禹锡文集，待考。苏溪和尚《牧护歌》首句“听说衲僧牧护”、末句“打破画瓶归去”，与庭坚所闻赛神者歌首句“听说侬家牧护”、末句“奠酒烧钱归去”的套语相同，应当属于同一来源的民间乐府。

第二次是崇宁三年(1104)，庭坚已除名编管宜州，在今广西河池市。《山谷集·别集》卷十《题牧护歌后》有更为详细的追述记载：

苏溪作此歌，余尝问深知教相俗诤人，皆莫能说“牧护”之义。余昔在巴夔间六年，问诸道人，亦莫能说。他日，船宿云安野次，会其人祭神罢而饮福，坐客更起舞而歌木瓠，其词有云：“听说商人木瓠，四海五湖曾去。”中有数十句，皆叙贾人之乐，末云：“一言为报诸人，倒尽百瓶归去。”继有数人起舞，皆陈述已事，而始末略同。问其所以为木瓠，盖剝曲木状如瓠，击之以为歌舞之节云，乃悟“牧护”盖“木瓠”也。如石头和尚因魏伯阳《参同契》也，其体制便皆似之。编《传灯录》时，文士多窳翰墨于其间，故不知者辄改

定以就其所知耳,此最校书之病也。崇宁三年八月宜州喧寂斋重书。

“教相俗讳”是指佛教的各种名相术语和民间的各种避讳说法,这些术语和说法中都没有“牧护”一词。“巴夔”是指黔州和戎州,黔州属巴人,戎州属夔人。“船宿云安”是指建中靖国元年(1101)自戎州乘舟东下途径云安军,其地在今重庆三峡,与夔州毗邻。这时距绍圣年间在黔州听赛神歌又过了几年。在又一次田野调查之后,黄庭坚终于发现“牧护”原来是“木瓠”的意思。因为歌者一边敲击木瓠,一边起舞唱歌,所以名为“木瓠歌”。而后来杨亿等文士编《景德传灯录》之时,不明苏溪和尚“木瓠歌”的本意,便改定为所知的“牧护”。

而文士所知的“牧护”,又写作“穆护”,也是唐乐府。一名“穆护子”,曲名见于唐崔令钦《教坊记》。一名“穆护砂”,见于宋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卷八十“近代曲辞”。正因为教坊乐府中有“穆护”一词,所以有学者以为《牧护歌》就是《穆护歌》,由此而进一步考证“穆护”的出处。最具代表性的是南宋姚宽《西溪丛语》卷上的论述。姚宽引宋次道《东京记》“祆神庙”注与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等文献,考证了祆教在中国流行的情况。所谓“祆教”,又称拜火教,来自波斯。其传法的牧师或神父号称“穆护”。祆教大约西晋十六国时期传入中国。唐贞观五年,有传法穆护何禄,将祆教指阍闻奏,勅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,号大秦寺,又名波斯寺。会昌五年,敕大秦穆护火祆等六十余人,并放还俗。由此,姚宽提出了不同于黄庭坚的看法:

则祆教流行外域,延入中国,蔓衍如此。……《教坊记》曲名有《牧护子》,已播在唐乐府。《崇文书》有牧护词,乃李燕撰六言文字,记五行灾福之说。则后人因有作语为牧护者,不止巴人曲也。祆之教法盖远,而穆护所传,则自唐也。苏溪作歌之意,正谓旁门小道似是而非者,因以为戏,非效《参同契》之比,山谷盖未深考耳。且祆有祠庙,因作此歌以赛神,固未知。刘作歌诗,止效巴人之语,亦自知其源委也。

他认为,牧护曲来自祆之教法,为祆教的穆护所传,后来的赛神曲,都

是祆教赛神的遗法。也就是说,“牧护歌”是祆教神父穆护赛神所唱之歌。这一说法得到后之学者的赞同。如明方以智《通雅》卷二十九考证《穆护煞》曲子,虽认为黄庭坚和姚宽“两说皆非”,并引沈宏绶论北调以证“木斛沙”即“穆护沙”,但仍然相信“始或以赛火袄之神起名,后入教坊乐府,文人取其名作歌,野人歌以赛神,乐人奏以为水调,皆可。乐曲必煞,煞讹为沙”。

然而,姚宽、方以智的说法未必可信,至少难以解释苏溪和尚的《牧护歌》。

首先,《牧护歌》的文本是六言诗,三十四句,共二百零四字。在乐府中算是长诗。而《教坊记》中的曲子《穆护子》,却很难说是长诗。我曾在《说“子”——关于唐宋曲子词一种命名惯例的考察》一文中下过这样的定义:“子:曲子或曲子词的简称,特指短小的曲子词。”《牧护歌》显然不同于《穆护子》的体制。

其次,《乐府诗集》卷八十所收的《穆护砂》,是五言绝句的形式,其词曰:“玉管朝朝弄,清歌日日新。折花当驿路,寄与陇头人。”与赛神的六言古诗《牧护歌》在内容和形式上毫不相干。换言之,《穆护砂》的短小,正与《穆护子》的名称对应,而与《牧护歌》迥异。

其三,黄庭坚的考证来自田野调查,有文本的支持。他两次在夔州附近地区听到的赛神曲,在六言的体制以及首尾的套语方面与苏溪和尚《牧护歌》如出一辙。其对应关系为:首句——“听说衲僧牧护”、“听说侬家牧护”、“听说商人木瓢(牧护)”;末句——“打破画瓶归去”、“奠酒烧钱归去”、“倒尽百瓶归去”。我怀疑“侬家”二字是“农家”之误,因为《牧护歌》首句似乎都以职业入手,如“衲僧”、“商人”,而“农家”正好与之对应。换言之,《牧护歌》的内容是“皆陈述己事”,形式是“始末略同”,不同职业的人都可唱《牧护歌》,只需根据自己的职业特点来重新填词。正如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卷四所说:“苏阴和尚作《穆护歌》,又地里风水家亦有《穆护歌》,皆以六言为句,而用侧韵。”可见,如果是“地里风水家”来唱的话,歌词首句多半会是“听说堪輿牧护”之类。《崇文书目》所载李燕《牧护词》六言文字未留传下来,据其“记五

行灾福之说”的性质,歌词多半会以“听说善相牧护”开头。

其四,苏溪和尚籍贯为蜀嘉州,且在蜀地绵州住持。黄庭坚所闻赛神曲也在巴蜀地区。而《穆护砂》(或曰木斛沙、穆护煞)属于“北调”,与巴人曲不属于同一音乐系统。而且,祆教主要流行于两京大都会,在黄河流域,恐怕难与巴蜀山区有多大联系。

其五,黄庭坚的“木瓠”之说,不仅有田野调查的亲证,而且有同时代人田野调查的支持。《墨庄漫录》在引证黄氏的说法之后,举证说道:“予见淮西村人多作《炙手歌》,以大长竹数尺,削去中节,独留其底,筑地逢逢,若鼓声。男女把臂成围,抚髀而歌,亦以竹筒筑地为节。”这可以说是“木瓠说”非常有力的旁证。其实,民间乐府以割空的竹木击打而歌,乃是一种极常见的形态。可以想象,唱曲赛神者一边敲木瓠一边唱“听说衲僧(或农家、商人、堪舆、善相……)木瓠”,由此套语而为开场白,最后唱“打破画瓶归去”(或其他“归去”)而散场。“木瓠”的说法也得到学者洪迈的支持。《容斋随笔·四笔》卷八“穆护歌”条,引证黄氏之说而批驳了郭茂倩以《穆护歌》为“曲犯角”的妄论,而间接承认“木瓠说”为“知本原”之论。

综上所述,苏溪和尚的《牧护歌》,其源应以黄庭坚所说为是,与祆教的穆护赛神曲演化而来的《穆护砂》或《穆护子》并无关系。

(作者单位: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)

新 书 架

《从孔融到陶渊明——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史论衡》,顾农著。全书分建安慷慨、正始玄远、西晋绮靡、东晋风流四章,第一章论述孔融到曹植等重要的作家和邨下文人集团;第二章论述何晏至向秀等主要作家,重点论述竹林七贤;第三章论述自傅玄至刘琨;第四章论述自郭璞至谢混,兼及战乱及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文学的影响。大体是纵意而谈,揭示其时文人的成就和文学的特性及发展。附录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大事记及书目两种。

凤凰出版社2013年4月第1版,精装小16开,定价128元。